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毘陵集卷四　　　　宋　張守　撰

表

代內相謝入伏早出表

流金之候上軫淵衷出綍之絲俯優近列早容退食俾遂燕居事雖襲於故常恩實超于夷等中謝伏念臣才非東里籍忝北門坐驚寒暑之往來莫贊風雷之鼓舞奔馳觸熱獲逃襏襫之譏進退自公每效委蛇之節而

況燭蓮夜直人以為榮懷肉早歸心焉竊愧敢謂四聰之洞察特憂三伏之炎熹禮視股肱之崇愛均父母之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天至大慈賫為先念暑暍之侵時酌人情而均適雖朝日至昃躬無逸之憂勤而薰風自南廣餘凉於黎庶臣等敢不體如天之詔深懲畏日之嚴侍清燕之間更勵飲氷之志

謝除御史中丞表

代言西掖未施翰墨之勞執法南臺復叨耳目之寄已

試無狀拜恩有加中謝臣聞國敗由於官邪必借重於紀綱之地主聖然後臣直故樂聞於藥石之規茲明辟反正之初當實祚阽危之際要使姦邪不起凜如猛獸之在山論說無疑沛若巨魚之縱壑庶拾遺而補過或救溢而扶衰如臣性甚戇而不移技易窮而寡偶早從吏役久已敝於精神晚綴朝紳老不堪於憂患因緣遭遇冒昧與知踐兩省之近班曾乏論思之益更三院之要任但增仇怨之多儻非假寵於蓋容何以分憂於宵

旰此盖伏遇皇帝陛下神思經緯聖武布昭任賢使能以圖中興廣覽兼聽以通羣下鼎新庶政方瞻浴日之光克受衆長俾盡回天之力致兹么麽亦有叨逾戒虚美之薫心敢覬容容之福利忠言之逆耳尚幾諤諤之昌或有效於萬分誓不辭於九殞

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歴日表

盛德宅中欣際禹聲之暨遠君面内叨蒙堯歴之頒臣仰被寵靈俯深榮悸中謝竊以舜齊七政治罔逮於要

荒武通八蠻賜不聞於正朔豈伊絶域輙預須時伏念
臣族本九隆地連六詔自厭巢南之陋不忘拱北之心
惟中國有至仁無思不服故小邦懷其德莫敢不來祗
修賓幪之勤寧憚梯航之遠雲天引領阻陪鳴玉之朝
嶺海不毛慚預獻琛之列豈圖優假不以遐遺責之綸
綍之榮獲披周誥賜以節旄之重遂識漢儀賚予有加
恩華絶擬乃屬清臺之課歷復同方國之賜書知歲律
之肇新動蠻邦之榮觀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文明進日

惠澤昭天莅中國而撫四夷坐明堂而朝羣后體陰陽
於刑德同文軌於車書序臻玉燭之和歲協金穰之慶
畢獻方物已闢四海之皆來欽授人時豈惟五賦之所
養推此占天之要達於率土之氓亶是荒陬亦沾茂渥
臣敢不恪遵侯度恭布王正春發秋成莫測璇璣之運
寒耕暑耨願從火食之風

代提刑謝賜茶表

使華遠暨遽沐温言睿渥俯加更叨寵錫寵靈載集榮

悖交深伏念臣猥以妄庸誤蒙器使入聯省闥出領使
臺已再閱于星霜曾莫裨于毫髪祇虞罪戾難逭典刑
敢意宸衷特涣中天之寵夙馳使指分露北苑之珍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育臣工天臨遐邇特頒恩紀俯慰
衰遲仰拜皇慈愧素餐之叨冒退嘗仙品流燥吻以清
甘未知報德之方誓竭捐軀之節

代太守謝賜茶表

使傳經從曲軫中宸之眷詔函撫諭分頒北苑之珍仁

不遐遺恩非常擬拜興登受退省兢榮中謝伏念臣早綴藝文誤蒙奬拔越從罪籍復厠藩維更旌河隴之微勞還畀蓬瀛之舊職念已周於歲律計無補於秋毫紆使指之光華發帝綸之温厚緊丹衷念舊之篤出銀臺薦新之餘弱茗浮英想靈芽之濯茂淺膏膡馥流燥吻以清甘已期兩腋之生風曷啻百金之洎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海涵遐邇子惠臣工故雖駑蹇之姿亦被寵光之施拜嘉獨幸玩味無厭札下十行莫稱循良之效

賜加一級祇懷隕越之憂

謝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臣某言準告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者三年懷綬訖無外屏之庸一節賜環寵預邇英之列撫病軀之晼晚省舊學之荒唐雖屢瀆於聰聞曾莫回於渙汗中謝竊以本朝崇講讀之制蓋容因事以建言上聖啓恢復之圖尤欲酌今而稽古自非學該流略識洞經權何以上廣睿明少裨政化臣之已試寧不自知初誤辱於獎憐遂

徧更於華要周旋二府每慚意廣而才踈師帥一方自笑心勞而政拙向非聖明之照燭久為讒慝之甘心既追譴訶復叨收召尼職琳館既無倥偬之勞敷經露門仍奉清閒之燕誰與為地命實自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緝熈是力稟既高於天縱德更就於日新安用詩書陋高皇之不學先訪儒雅知光武之中興致茲狐貛之蹤獲備詳延之數受三鍾十束終自媿於支離讀八索九邱詎能追於倚相試圖自竭仰稱殊私尚

期從欲之深仁俾遂投閒之素志

謝除知建康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兩具辭免伏蒙賜詔不允及降聖旨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本路界交割安撫使印二十九日交割府印訖奉香火於真祠甫及三年之久懷印章於帥閫不踰數舍之遥力疾到官感恩出涕中謝伏念臣賦分至薄受寵過優南

渡艱難之初實從於覊靮中興暇豫之旦已迫於桑榆嗟膂力之既愆敢壯心之不已况復抱痾於漳滏豈能卧治于淮揚惟是陪都獨高諸郡龍蟠虎踞想一時建國之規鳳翥鸞迴仰初年賜名之詔有行宫管鑰之重有列戍師徒之雄烽燧不驚耕桑漸復豈圖推擇俯及衰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孝悌以通神致中和而育物每簡求於循吏以綏撫於疲氓曲軫遺簪猥叨出綍察臣去國雖久不敢忘畎畝之忠謂臣更事稍多或可

付兵民之寄起之閒散委以蕃宣敢不仰體眷懷俯殫駑鈍力行所學思善後圖惟誠可以動天用固封疆之守惟公可以服物庶銷姦宄之心少寬顧憂是為報効

謝除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知平江府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恍辭屢瀆方甘斧鉞之誅睿睠有加更冒藩維之寄布宣德意周覽民風咸云輟帷幄之舊臣所以惠朝廷之近地雖傷痍之未復知休息之有期

責望甚深兢慙罔措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任重智不足以見微向以樸忠親逢睿奬周旋政路但知數馬之恭鎮撫師垣僅戢帶牛之俗甫去朝而再閏蒙趣召于三秋温詔嗣頒脩途夙駕容陪清燕榮冠邇聯第廹衰殘久苦負薪之疾坐尸寵禄茂膺横草之勞再三瀝危悃于冕旒萬一報大恩于香火豈謂隆天之博施未忍棄捐復分便地之名藩曲加任使况閭廬之故國爲行殿之陪都門號龍蛇怳已迷于陳迹臺遊麋鹿驚復見

于明時地名富庶而帑廪屢空歳辛豐登而孳亡載道

夫豈旣慫之力可收共治之功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勤儉

守邦欽明廸德網羅衆俊休休焉如有容體貎大臣下

下以成其政謂臣守兩越之地粗免瘝官付臣以三吳

之民更觀來效親承褒語不許辭榮臣敢不痒身以字

民力疾以從事儻能小補其敢告勞驟遠楓宸實馳蒐

于象闕顧瞻梓里庶經始于菟裘尚期終惠之私俾遂

養痾之志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領大滁之洞天方養痾于故里懷會稽之印綬承異寵于名藩拜恩不貲省已增懼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操術迂疎早辱聖神之知寖階政事之選曲學泥古既已昧于經權直道事君初不擇于夷險果由蹈分遂蹈危機爭前而媒蘖者煽浮言之百車附下而文致者溢謗書之一篋告曽參而三至理或可疑畏楊震之四知初無甚愧賴睿明之洞照察愚悃之無他卒蒙全度之仁

俾遂投閒之請不能者止乃分之宜重緣多病早衰永
甘棄置敢謂曲成善貸復預使令眷懷帷幄之舊臣榮
畀股肱之近郡矧是肇新府號久駐蹕聲屓句踐之故
棲厲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迹服卑宫菲食之勞
故此迴鑾之初示同留鑰之重再命而傴曽遜避之靡
容一節已趍豈衰遲之敢憚經由行闕賜對便朝進瞻
法座之顒昂恍若鈞天之夢想親被訓辭之温厚粲然
華衮之褒榮近比所無叨蒙至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

躬虞舜之孝悌可通神明法文王之憂勤能治内外博求良翰共濟康功念兹遺簪墜履之餘付以皂蓋朱轓之寵紆丈二之組視印云初瞻尺五之天望雲伊邇謹當黽勉從事平易近民宣布恩言庶少蘇于彫瘵申嚴條教期漸弭于姦偷報國之心捐軀是力

代内相謝侍讀表

代言坡禁曾無深厚之詞進直經帷復侍清閒之燕寵靈狎至榮悸參并中謝竊以荷橐論思固推榮於從列

金華講讀尤密邇於清光自非學足以貫流畧而不遺才足以贊謀猷而可用則何以仰承訪問少助見聞而臣學既昧於大方才不周於世務偶以遭逢之異拔於冗散之中徧歷清華居慙懵陋三鍾十束粗厭足於支離八索九邱詎追參於倚相復陪邇綴寔忝睿知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道冒域中識超物表光明之學初無假於緝熈盈成之功又不忘於持守參稽治忽於前世博採耆明之大儒葢將裒益於多聞豈止奉行於故事遂

容一介輙遣羣英固當深體慈憐彌加勉勵念潤色討論之重微一得之可稱當燕見紬繹之求庶萬分之或補

代大理寺卿斷絶奏案表

不令而行黎民於變有恥且格比屋可封曾無請讞之辭或下平亭之吏頌聲交作協氣旁流中賀竊以作律止于九章示簡用懲於家細求情必以五聽致詳懼失於單辭尤謹罪疑更從中覆惟上聖以列用中罰而斯

民不犯於有司咸蹈四維自忘五過下逮八荒之遠亦停三覆之煩置辭既息於郵傳當罪不勞於吏議事無倥傯日以舒長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治具明于晝一化工協于登三放德而行物被昭天之施惟刑之恤獄無畫地之譏致囹繫之屢空寘刑章之殘措臣等獲承嘉會親覩極功絶筆丹書安用惠文之彈

原本缺三字青史下畢宣室之齋居

牋

冬至賀皇后牋 九道

斗杓迴子斡萬寶以潛萌天統為元協三陽之肇復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化隆内治德茂坤承時秉荔挺之和

福萃椒塗之懿臣蚤依慈訓欣遘嘉辰丕承滋至之休

永贊無為之化

周正應律是為三統之元漢殿迎陽大合八能之奏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柔明逮下博厚丕天壽偕愛日之長

福衍大川之至臣猥緣弱質獲侍慈顏冀秉荔挺之和

永播葛覃之頌

珠躔正度圭延愛日之長緹室飛灰律表微陽之動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坤儀博厚陰教修明順履芸芳之辰

大集椒塗之慶臣託蹤霄極佩訓慈闈壽永配於天長

喜實增於鼇抃

窮陰變陸肇建統于天元愛日臨圭復迎長於寶歷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柔明秉德慈儉飭躬秉嘉旦之芸芳

擁遐齡而椿茂臣疏榮茅土承訓椒宮慶方錫於麗鴻

喜第深於鼓舞
嶰籥均時播黃宮之恊氣洛圭正度延北陸之祥曦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位正坤承道隨陽長乘荔華之萌動
擁椿壽之龎鴻臣謬列藩封欽承壼訓式際光華之旦
第深鼓舞之誠
定景圭躔衍祥曦於北陸飛灰玉琯動協氣於黃宮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德厚坤元化隆內則順復三陽之應
茂迎五福之升臣祗質璿源承顏椒幄欣際踐長之旦

敢殫善頌之私

天正肇序時惟萬物之元律本道和氣應一陽之復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寶慈逮下順德承天乘茘梃之芳辰輯椒塗之景福臣猥緣弱質密侍慈顔敢殫善頌之誠益茂無疆之慶

魯臺占象先五物以觀雲嶰律播時慶一陽之龍管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道全翕闢躬履儉慈逢至日以踐長宜降年之有永臣久依慈誨謬分茅土之封昭受鴻休

克配岡陵之固

斗回建子重一統於天正陰極生陽滋太和於律本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載臨亞歲之儀

益茂承天之德臣分封藩國竊託宸庭瞻穀旦之光華

撫微躬而抃躍

賀皇后新正牋十道

玉琯移春淑氣潛回於動植椒觴獻壽驩心自格於華

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德配坤元化隆内則順履更端

之旦茂迎長發之祥臣猥以弱齡獲承於慈誨欣逢獻
歲第極於虔祈
履端於始邦存魯史之規引達於寅氣得夏時之正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踐王春之至和
集長秋之多福臣璿源毓質椒屋承顏欣吉日之來臨
撫微躬而竊抃
氣協青陽啓四時之首祚祥生紫禁均萬國之歡心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儉齊家寶慈逮下受椒觴之醇旨

錫椿壽之麗鴻臣謬列藩封獲依宸極式際光華之旦尤深抃躍之誠

一歲更端布始和之治象九儀辨位蒇元會於昕朝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淵靜在躬儉慈為德體陽和之引達贊聖治之重熈臣毓質天源跡封侯服式講三朝之會實同四表之懽

肇新寶歷仰覯七政之齊告慶大庭丕展三朝之會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萬國坤載羣生屬玉律之回春

宜椒宮之錫羨臣夙依慈廕莫報鴻私欣吉旦之親逢
竭誠心而請祝
一歳更端驗微陽於緹室三朝嵗會膺景福於椒觴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厚德承天徽音邁古迎四時之首氣
裒百順於懿躬臣毓質仙源叅顔衹掖陰消六沴寧煩
葦索之禳歡動九宮共上椒盤之慶
三元首祚迎淑景於東郊六服會朝旅貢珍於北闕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氣凝翕闢德體儉慈履端月之至和

膺永年之景貺臣居慙弱植獲侍慈顔葦索餞寒已潛
消於癘疫椒盤獻歳敢自竭於忱誠
陰窮寒律已畢就於歳功氣襲春郊復更新於歴紀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化隆陰教順體坤承茂迎引達之期
益大資生之德臣居慚穉齒獲際昌宸桐葉賜珪謬跡
封於名壤椒花獻頌共伸禱於慈闈
鳳歴更端允協夏時之正龍廷告慶復新漢會之儀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體順承天實慈逮下迎歳元之啓旦

儷宸極以同休臣毓質璿源承顔紫禁分榮茅土早誤
忝於疏封祇薦椒觴敢竭誠於善頌

璇璣審度日始正於虛躔珠緯宣精丰載臨於寅次中
賀恭惟皇后殿下至誠實儉厚德資生秉引達之陽和
贊重熙之聖治臣分輝霄極竊庇宸幃䌽服承顔欣際
光華之會椒觴舉壽永期福禄之綏

代宰臣夫人賀皇后親蠶牋

戒蠶事以身先式示庶民之勸擇婦官而卜吉遂成三

灑之儀仰盛德之時行謁芳聲而遠播竊以勤則不匱安
實敢名制彼裳衣是乃御寒之賴休其蠶織可忘卒歲
之虞允資躬率之方用廣風行之效矧郊廟神靈之奉
禮必貴於肅雍則緇衮絲枲之功身宜致其誠信為時
淑哲克佐聖明恭惟皇后殿下繼天道以正坤元助陽
功而理陰德秉耒耜於帝籍既觀萬乘之行載鈎筥于
公桑肆及三宮之盛勤勞一日衣被四方妾等獲奉徽
音與瞻懿範教刑繭館共知婦職之修人用絲身永賴

母儀之化

昆陵集卷五

宋　張守　撰

劄子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名寘經幄復瞻穆穆之清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瀆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外患不與焉蓋敵國相爭莫先自治試為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

抑侥倖六曰破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廵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冬金人不能渡江入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謂長驅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勵兵蓄憤養鋭固可折箠而笞劉豫頓轡而還舊京然不過策勲第賞為一時美觀而未為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尚强藩籬未立秦晉韓魏之地强兵健馬之區悉屬於彼就使剋復州縣能保有其土地而撫奄其人民乎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為今之計當一意

經理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為别都儲粟練兵自為不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萬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謀行計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盈庭未易决擇又况知言自古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甞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於此蓋不知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

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求其非則十巳得五六然後考覈其邪正參訂其虛實於是或用或捨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則求之審矣齊威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

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體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責其成功竞之用鯀而堙洪水為害大矣必俟九載績用弗成而後黜竞豈不恤昏墊之民哉盖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況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毁譽之私隨即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恩讐報復各快其意徒為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真賢則畧其細故不規近效以責成於持久此任賢之

道也何謂使能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役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於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録其大畧捨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隋也而以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呉元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使能則能者不可

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碌碌闒茸不才之人夫闒茸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侥倖艱難以來風俗敗壞貪懷苟得熾於前日在下者既啟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惠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於下而怨歸於上甚至以危言上惑宸聽卒如所欲而後已為今日

之計痛加裁抑勢或難行如內外官吏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廪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於為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於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隳無以善後矣要在稍嚴資格奬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息僥倖之漸也何謂破朋黨朋黨之禍尚矣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

理所尚不謀而同故聞善而相稱譽見善而相薦引未必有心而近於為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武王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為黨耳善乎歐陽修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末又先

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從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殛鯀而興禹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任故祁奚舉其子祁祐甫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為美談況非父子親舊而以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歷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輩嘗以為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大抵人指以為黨者多賢士凡進朋

黨之論亦必痛懲而申儆之此破朋黨之策也陛下於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為獻者特在於果斷而不疑力行而不怠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正其身欲正其身先誠其意故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日新蓋欲常新而不敝也詩稱湯聖敬日躋蓋聖欲有進而無已也儻强勉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裔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顧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事劄子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

令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竊𤔡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當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

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

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陜血脉相通號令相聞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禄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抜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棊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

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户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患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

之船悉歸漕司仍與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糧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既無乏絶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户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虵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

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箠而笞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畧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既挫衂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畧臣熟計之猶為末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名公之

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裔咸賔惟修德可以服四裔也
周詩之頌宣王曰内修政事外攘不庭惟修政可以攘
不庭也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
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為要也盖所謂慎德不
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
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勸盛德日
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裔不服乎所謂修政不
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

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才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而正四方何患域外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取進止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臣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蓋縁西北多係金人

或盜賊殘破去處士大夫惟欲官於東南東南之闕不足以給之反有留滯失職之歎而西北州縣遂致久闕正官職事曠廢今取會到侍郎左選見在部人四百九十員而河東河北陜西京東西經使闕三百餘處無人注授則其他三選亦可知也臣愚欲乞將應殘破州縣並令吏部破格差注一次候任滿日與轉官資以示勸奬庶幾人有寸進之望不辭險阻之勞上無曠官下無失職如有可采即乞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臣近準轉運司牒福州準備户工部符提領軍器宫中請合用翎毛依打造箭頭體例令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每州并大縣各買四萬二千埊小縣二萬九千四百埊並隨箭頭赴行在送納臣契勘福州先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打造箭頭每月大縣一萬小縣七千每季赴行在送納已遵依施行外本州每月雖打箭鏃十萬五千隻人力工料可以督責取辦不敢更有申陳惟翎

毛一事則不獲已須至奏稟如福州十二縣内大縣七
并本州每月共買三十三萬六千莖小縣五每月買一
十四萬七千莖一月總計四十八萬三千莖一年總計
五百七十九萬六千莖均大小一月約買四百萬莖一
歲近五千萬莖緣翎毛惟鵝鴈可用而兩浙江東西等
路出産在本路惟漳泉州稍稍有之數亦不多而鵝鴈
之屬福州又絶難得民間或養一二鵝已為奇物一鵝
可用者纔十餘翎本州一年買發五百七十餘萬委是

難以計置昨紹興元年二月朝廷拋買三十萬埊限半年起發為非出産具申都省續蒙指揮只買七萬五千埊去年二月亦拋買二十萬埊是時臣多方措置招邀漳泉客販增價收買僅得數足今則諸路州縣皆有拋降而又數目浩瀚無緣可得竊恐有誤朝廷指準使用他日雖黜責官吏恐亦無益欲望睿慈詔有司裁損數目行下出産州軍寛限計置庶幾可以辦集臣備員一路目見利害不敢緘黙取進止

貼黄

臣本路節次承準指揮打造甲葉箭鏃及變賣度牒起發海船製造戰艦皆已遵稟施行凡人力可辦者不敢擇事獨有月買翎毛無從可辦實恐有悮軍期使用伏乞睿照

臣契勘翎毛本不直錢只因官買小人乘時射利踊貴可駭訪聞目今一莖已三十足錢若科買民户則倍費騷擾然亦卒無可納必致枉加刑責若

置場依價和買則亦枉費財用兼會計諸四十州軍所買一月無慮六七百萬數目太多恐卒使用不盡當財用窘闕之際高價收買誠亦可惜擬本州作院共鵝翎十八莖可供弓箭十隻今來所拋翎毛比見大箭鏃數已倍多兼體問得弩箭神臂弓神勁弓箭皆可用鴨翎併乞下軍器所相度施行

乞安養宗室劄子

臣伏見自陛下廵幸東南内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恤指揮所得請給或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飲博鬬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盖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敦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車駕駐蹕臨安臣愚欲乞倣兩京舊制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敦宗院各就大郡踏逐寺院或官舍撥截以充每院差近上有年德宗室一員知宗正司

置主管財用一員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贍宗子錢米盡數發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别州居住者並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即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議酌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為非仰稱陛下敦叙之意臣忝侍帷幄假守近藩目覩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禁軍逃亡劄子

臣訪聞行在禁軍近日頗有逃亡數目不少亦或將帶

器甲前去其本營寨避免責問不敢盡時盡數申報深屬不便兼聞衆軍日逐食錢幹辦部轄人減尅乞取仍不即時給散因致逃亡方陛下選將練兵以圖中興拊循士卒廪賜優厚惟恐失所而小人冒利使陛下實恵有所不及竊恐逃亡不已為害甚大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取會五軍日近逃亡數目内數多者本寨將校以及統制並賜責降施行所有今後減尅乞取五軍食錢分文以上並以軍法從事許人告說所貴軍情少安人

思自効其申報逃亡不實不盡亦乞嚴立法禁謹録奏

聞伏候勅旨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臣聞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臣子無二義忠孝無兩心利害休戚莫不同之比年以來紀綱隳壞風俗彫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有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為痛哭流涕者也陛下踐祚訓

敕丁寧德音屢下固宜操心勵行一洗餘習而懷利後君其風未殄比者防秋在朞方事備禦而行在職事官或求外任或丐宫祠或托故謁告各欲便私而去則國家何所賴於士大夫耶夫以陛下不憚勤勞冒犯寒暑駐蹕淮甸思濟艱難而策名委質享有禄位者顧宜戮力勉死各効所長今乃纔涉秋冬人自為計委君父而去之原其心忠義安在則緩急之際賣國好利可以灼見而不疑也昔漢高祖起豐沛與諸將間關戰鬬之中

以定漢業至論功行賞則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惟蕭何舉宗數十人從我功不可忘也故蕭何之功遂冠諸將夫從高祖者受上賞則今日委陛下而去者可置而不問耶欲望聖慈揭牓朝堂明示勑戒使士大夫徇公忘私先義後利協心盡節以圖中興庶幾紀綱稍振風俗少變上副陛下有為之意取進止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臣仰惟陛下修政事練軍實慨然有意於中興之盛然

令之最大且急者莫過於軍政本朝之兵自童貫髙俅等壞之而勸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擐甲以逞大則殺掠嬰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今日之勢蓋幾於此改紘易調顧可緩乎伏覩建炎元年十一月詔侍從以上各具所見考古軍政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逮今累月未聞有所獻納以副陛下大有為之意者今朝廷雖

有置振華新軍指揮議者尚慮招集選擇未易充數循習效尤或蹈前轍及所以給養之具訓練之要節制之方亦當講求臣竊過計以謂防秋之期止三數月寸陰可惜窮日力以圖之尚恐不及欲望睿慈申嚴去冬之詔或責以旬月使悉意開陳或召至中書給筆札條具庶幾博採衆智宜有可行而陛下詔令不至虛出取進止

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

臣伏見陛下駐蹕建康已四十日敵師止於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恐不知所出近嘗頒降防秋之策十有六條人未以為然内外臣寮駁論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布在遠邇擾而無補恐必誤事兼又江北未有措置官吏兵民莫不疑沮以為朝廷置之度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蹉跌覆水不救非若前日維揚尚有南渡之計也訪聞大臣在政事堂雖窮

日力頗亦困於文書之冗賔客之勞不得專意於經濟之務葢所謂文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賔客者率干求差遣擨精神於無補使其少休僅容食息而已豈復更能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惜之臣欲望睿慈詔諭大臣擦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長貳一面行下除授差遣則更加考覈引用恬退之士以息奔競庶得凝神靜慮思所以備禦之策若之何而拒戰若之何而固守若之何而將士用命若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

以次施行不然則與去年秋冬無以異也昔漢王吉言於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務在於簿書期會斷獄聽訟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𤣥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関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又况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又論江北知州防秋劄子

臣竊謂防秋之策莫先於江北而措置備禦莫急於郡守今去防秋纔一兩月淮甸之間郡守闕而未除者揚州黄州是也除而未到者光州之吕某壽春之張某楚州之劉某是也有耄昏而無能為者蘄州王某是也有罷懦而不事事者無為軍之王某是也欲乞睿慈將見闕去處早賜差除未到之人促令之任其日月已久計程未到者量加譴罷不可倚仗者别行選差庶幾秋冬

不致誤事取進止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臣準本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覩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敵至官吏遁逃則敵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

歲月為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干戈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冦一面措置防拓以為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盖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敵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

軍戰船如令所畫足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於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於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於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大江之險而能却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强弱衆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可謂强矣晉

令謝玄兵纔八千乃絶淝水決戰而勝之令使敵由京東西淮南為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拒苻堅然後為得也曹操入荆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强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於赤辟而勝之令使敵由漢江荆南上流為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為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為進取之謀竊恐未為得策又况敵人長技唯恃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

所難擊於上流誠為至計若盧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此

獎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敵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遽返或中途或無功而徘徊於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於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為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於中

警聊示寛恩以責後效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疎決獄囚劄子

臣伏以國家自祖宗以來哀矜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疎決在京見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俶擾去歳陛下即位於艱難之初不及舉行人雖不能無疑猶以謂陛下龍飛已肆大霈或可暫罷

至如近日暑氣漸隆囚禁不少祖宗令典不宜廢閣雖云鑾輿暫駐淮甸而京師諸夏之本已降詔聚糧以圖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檢會故事施行緣大理寺獄並在行在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盜發本路監司帥臣不即捕治劄子

臣伏以盜賊竊發責之巡尉巡尉不能制責之守倅守倅不能制責之監司帥臣監司帥臣又不能制然後命

將出師以致天討此祖宗以來上下内外維持治功不易之理也近緣金人繹騷草竊時起合黨嬰城以逞其暴廵尉守貳或不能制則監司帥臣之責也而監司帥臣往往隂拱坐視一方之魚肉塗炭而莫之卹必待王師之至然後敢前則朝廷何所望於監司帥臣耶近者秀州軍賊為變本路監司固當帥先統一路之兵薄於城下攻圍殄滅借其未能猶可以折姦鋒而備衝突也殆逾旬月大兵將至而提刑王詡尚留湖州趙哲尚留

平江府界上漕臣留杭州無一人肯至秀州城下者必
待張俊大軍入境而後稍集夫以秀賊纔四百餘人而
浙西八州廂禁將兵新舊弓手無慮萬人合從撲滅直
差易耳而乃環視不進若非陛下駐蹕在邇出師遣將
捷於建瓴豈不滋惡稔禍養成大寇以貽朝廷之深憂
耶蓋緣異時錢塘鎮江之寇盡仰成於王師而一時監
司皆置不問遂乃玩習顧望以為當然臣恐他日六飛
回馭而江浙之間復有狗吠之警則國家本根之地一

委之度外矣日者建州之寇亦以監司非人涵養半年有餘卒不能制茍玩之弊不可不懲所有浙路監司等不即會合城下討滅秀賊之罪伏望睿斷特賜施行不可謂賊已平蕩而忘後來之患也取進止

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伏自陛下踐祚以來詢求民瘼德音屢下丁寧惻怛凡擾於民者一切蠲罷所以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業也近復有臣僚上言州縣於百姓户下科率金銀錢

米已蒙聖慈令監司按劾重真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縁壽春府霍丘縣屯駐髙武畧人馬公行文移於壽春府廬光濠州每人户家業錢一千貫逐人月納錢一貫米一石前去霍丘縣送納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即均敷必定分撥髙統制人馬於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定千緡千石臣契勘令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餬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送納脚剩之費因

緣乞取之弊又在數外理難供輸供輸不前必亡而為盜矣又況淮西數州皆遭丁進及羣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困之體國愛民者固如是乎初無朝旨擅行科率德音踵至恬不為念奉法遵職者固如是乎且州縣科率為監司者即當奏劾而躬自為之何以廉按一路既自知非法慮州縣不從乃欲移屯人馬以恐制之又豈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竊慮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霍丘縣

高武畧人馬聞亦係招安賊徒亦早賜措置分屯庶幾不至姦吏因緣侵擾良民而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為虛文也取進止

又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近覩舒州太湖縣稅户程繼亨等經御史臺呈訴稱本縣追喚勸諭出備人夫錢糧材植甎瓦等赴州築城今來舒州城基東北兩辟盡臨溪河沙堧之地逐年山水泛漲衝蕩不常雖有古迹半在溝浸之處難以回互

設或成就即基址不堅至春夏間山水復汎隨即頽毀所費浩大實為搔擾具到畫一事件內太湖一縣總計費錢四十八萬八千餘貫本縣自第一等至第四等人户家業止有四十九萬五千餘貫今竭盡本縣人户累世所積活業僅能當上項所科之數委是破蕩百姓家産及自靖康元年以來為軍興之時官司節次於人户名下備貸錢銀糧斛應副本縣弓手民兵戰馬及諸處勤王兵馬經過又經賊盜燒刼人户失業甚多今來築

城所費以民間實直約用錢三百五十萬七千餘貫雖
蒙朝廷結降度牒一百道計二萬貫文尚不及百分之
一其餘月盡出民間不惟人户困乏又盜賊未息商旅
阻隔亦無人承買緩急官司催督枉遭刑責等事臣訪
問舒州自軍興以來累經科率及盜賊經過人户至今
未敢歸業而修城之費數倍他州竭民之産未必可成
又聞提刑司節次催督未見毫髮之利而害已不貲設
使竭民力以成之未必有能守之人可守之糧也今擴

人户所陳欲望睿慈委官體究詣實或稍候人歸業檢
計實費漸次修整庶免搔擾離散之患取進止

又論軍期科率劄子

臣伏見州縣軍興以來用度不繼或緣修城或緣犒賞
勸委人户各出錢米迫以軍期恐以軍法莫敢稽緩民
力重困雖朝廷禁約三令五申然一時之急冒法趣辦
或不能免故法令或有時而不行加以州縣貪吏誅求
無藝費出無節以所裒率謂不係省司錢物收支不明

私自潤入監司無由按察情弊欲乞聖慈申嚴舊法如有緩急收到軍期錢米並仰本州收附赤歷分明支遣知通書押結轉監司所至取索點檢驅磨庶幾不至重斂困民以稱陛下惠綏元元之意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毘陵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任溥

謄録監生臣黄鐘

毘陵集卷六

宋 張守 撰

劄子

乞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大者劄子

臣聞天下之勢運數修短存乎天强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不可為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振古未有而播越之禍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運數延洪與天無極陛下

以神武纂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觀中興則内修政事外議戰守在於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仄席日再御朝而公卿羣臣上體焦勞糜休澣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為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施設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於正持危必期於安援天下之溺必期於獲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於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

皇帝常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既用之後罕有悉心當事者以責任大臣今兹艱虞聖哲馳騖不遑之時尤當愛惜寸隂以急先務又况今春金人踐蹂京西殘及陜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為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專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長貳檢詳

祖宗法令處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不致煩勞日力不致虛費有以上助陛下大有為之意仰荅太宗所以為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務在簿書期會聽斷訟獄此非太平之基也宣帝用是總覈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於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諭諸將劄子

臣近者具奏乞預為備禦之計頗蒙聖恩特賜采納今者伏聞敵兵遽入復奪河南驅率諸叛分據要地遠近驚駭流竄失所恭想深軫聖慮臣不勝悚懼當炎暑之際未必長驅而深入然無恃其不來可也仰惟陛下神謀内斷必無遺策然朝廷所恃者三大將之兵使其協謀同力則敵國雖强豈能窺覦然遠近之論猶慮大將所見不一或失其機會今日之憂無大於此者臣本路鈐轄張琦者頃在僞齊踰年而歸臣嘗詢考彼國事宜

琦云彼所謂四太子者每見必問本朝曲折嘗言本朝諸將不和若興兵攻之決不相救援遂有輕視本朝之意是知諸將協心則破之必矣欲望聖慈特降親筆授以成算仍遣大臣諭旨見可而進不分彼此務在破敵雖地界之遠近錢糧之有無亦許相通首尾應援如常山之蛇則以此衆戰何往而不克矣臣衰病不足以策大事區區過計實以國之休戚大臣所同故敢冒獻狂瞽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諫車駕親征劄子

臣伏聞金人窺伺淮甸遣將出兵俟有警急陛下親統六師往臨大江臣竊惟驕敵恃勝憑陵為日已久陛下引避累年練兵蓄鋭將士思奮人百其勇而又暫迂清蹕親臨江滸殆天心悔禍恢復中原之時也臣限以守藩在遠不獲執鞚以扈屬車瞻望行殿神魂飛揚伏望睿慈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俯察億兆愛戴之切量敵制宜以為進退時序尚嚴竊恐蒙犯霜露少勞聖躬更乞

次舍之間益嚴衛養六軍在行所須或闕願効區區犬馬之誠敢不竭盡圖報大恩臣無任感泣之至取進止

乞訪復徽稱劄子

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圖籍散亡祖宗謚號有司不復省記故於節朔祭享止稱廟號貶去徽稱于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寮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謚號乞從朝廷訪問抄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讀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其畧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宫前去江表百司庶府並令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備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罔避遠近感恱以為陛下志存社稷先民後已顒顒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宫百司啟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餘烽未靖貽將來之憂輦轂之下人心動揺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其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

之情不能户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盖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謂江北賊路不一而一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便謂六飛不為固守之計前日之詔恐成虚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為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盡不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於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

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碁布責之將領撫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於數百里外仍又間於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戒有備默銷姦謀曰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藝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拓即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

之敵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即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責以旬日畢工庶不以輦轂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為陛下効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徐為進退然而所向之方亦當預定以防襲逐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為陛下道如有可採即乞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重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音中外感悅然而西京未靜糧餽未充千乘萬騎難遽啟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已日夜念慮敢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人雖還兵力甚强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為備可少

綏乎臣竊謂其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兩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揚軍絶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揚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州是也其一上

流自西京頴昌唐州至於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絶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頴昌蔡光州而至黄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黄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穆陵關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黄為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

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不足橫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也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於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為等差責之募戰士責之儲芻粟責之繕甲兵使明斥堠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陛下親降手詔委曲鐫諭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蔽効死弗辭如俟緩急臨

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守禦并乞預措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臣恭惟陛下時廵四方駐蹕淮甸還闕之意屢形詔音然而鞏洛未清糧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慎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敵人之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

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為捍蔽也又况揚州四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高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近無强藩重鎮之援而六宫在行百司扈蹕以至府庫倉糧輜重甚多動静之間利害相絶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强敵後逼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慈詔督四路帥守監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鐫諭切責使之合縱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為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

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宮百司與夫府庫之積預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羣臣專侯守禦徐為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戇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備禦劄子

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寮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職事官具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澶濮德魏側聞游騎又干濟

郢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自竭圖裨補於萬分臣觀今日强弱之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遣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於建斥堠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於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於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

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二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為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敵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為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為可防自青沂入淮揚而來則楚之淮陰為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敵未必能遽渡而淮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惰驕勇於私鬬而怯於公戰久矣萬一

敵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則彼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銳先絶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於河而五倍於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於建業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敵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

然亦有三患焉一則鑾輿南廵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揺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於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鑾輿既動則必宿兵於淮上亦必宿兵於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為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為得也若為宗廟社稷之計而出於萬全則渡江之策為得也今權

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為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不可不預為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帥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摇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啟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建業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為渡江之計則不可盖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

於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况千艘相銜出入兩閘度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畢於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睿慈詔大臣將帥預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為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遽渡理恐然

也原文缺

乞以大河州軍為藩鎮劄子

臣伏見昨者車駕倉卒南渡駐蹕錢塘席未及煖又遭肘腋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勵精以圖中興之時然越在江南地勢褊狹舩或一騎絶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汲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三兩月間忠臣義士所為寒心伏見向來被冦州郡往往堅守近則一兩月遠至數月或至踰年而不能下比年敵兵不

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輒破一郡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未嘗接刃取如拾遺此在今日最為可憂臣以為與其委城於敵不如委之於守帥令乞將大河州軍並倣唐藩鎮慎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畫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法皆得自便使之扞禦外境屏蔽中原如敵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許世襲其地庶幾人自為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近裏州軍見為敵人所占據之處能進兵

尅復者亦乞準此若或因其退師罔冒功賞即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量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為防淮次為保江之計原文缺

上殿論三奉使劄子

臣伏見朝廷決策用兵財用為急經賦之外薄有所斂以權一時之宜固非得已當無復有異議也伏覩近降指揮帥守諸司量留本處經費外盡數起發為州縣監

司者亦無敢不自竭以効臣子之忠也又覩近降指揮江浙湖南福建州縣以田畆計自一等以至五等每畆約錢一百文足州縣吏亦無敢稽違以赴公家之急也取經費之餘則在官之財固無所遺矣收田畝之賦則在私之財亦無所遺矣如是所得宜亦不少又聞遣三奉使分路刻刷逺近之人似未能無疑也竊聞奉使所刷亦不過備坐前降指揮督責經費之餘田畝之賦及催起其他上供之物而已田畆上供已有定數責在有

司且知為軍期所需亦無敢稽留以誤國計恐不必奉使剗刷而後辦也若乃經費之餘帥守監司各欲自竭以効享上之意奉使者一旦奄有以為己功已於人情有所未安而又所至未必盡得財賦之實過之者或竭澤以妨支費不及者或漏網以致欺隱恐不若責之帥守監司使自起發之為便也儻或州縣已自起發而使者無以藉手則必不肯但已將必拘收積欠與夫久限不可催之虛數以塞責非使者之過亦其職使之然也

將來朝廷指準起發支用則州縣受弊不可勝言矣使
上天悔禍讐敵即滅雖賦斂過厚誰復有辭萬一逋誅
少延歲月則軍賞所資尚須講求夫天下之財不藏於
公則藏於私故善富國者藏之于民儻有遺餘藏之公
所以為後日萬一之計此策之得也臣愚以謂奉行三
使可以寢罷止令朝省移文催督實為利便俟其稽違
則黜責官吏一二以為勸戒足矣臣愚狂瞽偶有所見
不敢緘默惟陛下斷而行之取進止

進編類建炎時政記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時政記未曾編録奉聖旨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至建炎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各令元宰執省記劄送臣者臣昨於建炎三年九月八日車駕幸平江府蒙恩除同簽書樞密院事今自當日以後省記編類繕寫成兩册謹隨劄子上進伏望睿慈降付史館取進止

乞支軍糧劄子

臣契勘洪州官兵糧俸米每月支六千石一年計七萬二千石常年蒙朝廷於上供米内取撥二萬石應副支遣緣自紹興八年正月十八日指揮受納苗米不許收耗本州奉行不敢違慢頓減米三萬四千餘石計闕米五萬二千餘石自臣到任亦蒙朝廷體念急闕三次指揮支撥三萬石雖所欠尚多不敢紊煩朝廷止從本州擘畫收糴那移借兑僅能卒歲又以去年旱傷檢放苗米僅六萬石所有官兵糧俸米並未有支準若不求於

朝廷必致誤事伏望體念減放耗米之後加以旱傷檢
會年例特與支撥三五萬石應副急闕

乞除豁上供充軍糧劄子

臣伏覩近降赦書一項訪問諸路州軍常税斛斗轉運
使盡將支撥應副别用無以充本處軍糧却於受納税
斛之時大量出剩準作軍糧指使仰今後措置樁出本
處軍糧即不得别將他用竊詳朝廷之意惟恐斂之於
民德意寛厚黎元欣戴臣今畧計江西一路十一州軍

秋苗舊額一百六十餘萬石上供年額一百二十六萬餘石起發之外有三十餘萬石以為州縣歲計支用自經兵火以來人民凋散田畝荒蕪諸縣各有倚閣稅賦所納苗米僅能了足上供無復少有贏餘經常之費惟仰加耗紹興七年閏十月十四日指揮江東西受納人户稅租收納耗米每斛加一升舊例不同處依舊一路收耗通不及一萬石州縣軍兵張口待哺官吏仰祿不可欠闕是其所入頓減而所費仍在倉廩空匱何所從

出所用之數復取於民不過巧為名目陰肆箕斂名雖蠲減而實未嘗減也緣本路苗米椿辦上供尚懼不足亦何暇支撥別將他用欲乞特降指揮下轉運使將江西諸州軍逐年養贍官兵經常之費會計實數於當年苗米内支撥應副其上供歲額對數除豁如敢加數支破重寘典憲庶幾實惠及民以稱陛下至誠惻怛之意所加赦恩不為文具取進止

論大食故臨國進奉劄子

本部準尚書省劄子節文據廣南市舶司奏近據大食
故臨國進奉人使蒲亞里等狀申奉本國蕃首遣齎表
章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等物前來進奉
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奉聖旨真珠等物令市舶司
估價回答其龍涎珊瑚梔子玻璃津發赴行在劄付本
部施行臣契勘自來舶客利於分受回劄誘致蕃商冒
稱蕃長姓名前來進奉朝廷止憑人使所持表奏無從
驗實又其所貢多無用之物賜答之費數倍所得臣竊

以謂方朝廷汲汲於自治之時而又陛下躬履儉素珍奇之物亦復何用所有今來大食故臨國進奉伏望聖慈令廣州諭旨却之以示聖明不寳逺物以格逺人之意兼免財用之侵蠹道路之勞費仍乞自今諸國似此稱貢者並令帥司諭遣庶幾漸省無益之事取進止

毘陵集卷七

宋　張守　撰

劄子

論幸蜀劄子

臣觀今天下之勢猶人之久病脉理微弱氣息僅存將力攻而峻補之則變生意外而善醫者不過調適其寒温滋養其血氣絶其風邪所入之源徐俟氣息稍平脉理稍壯可勝藥石則從而治之然後為得側聞道路之

言以謂陛下將幸西蜀遠近震駭未審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萬有一出於此則無異疾病危惙而復朝補而暮下之豈不殆哉臣既風聞不敢循默若俟已降指揮則過在朝廷臣雖力言恐或無益故於未行願為陛下畢其說伏自天降禍虐二聖播越九族遷徙祖宗二百年之基業四方億兆之所屬望者陛下一人而已非出萬全豈可輕動冒險遠狩於義未安一不可也陛下駐蹕江左去蜀萬里將泝大江取夔峽而行則風濤之險可

虞將由漢上取金房而行則盜賊之警未靖二不可也五軍將士禁衛班直扈從久勞人思息肩一旦復為萬里之行跋涉險遠必生肘腋之變三不可也淮南西漢上數經摽攘因以饑饉穀價騰踴州縣空虛屬軍經由供億難辦四不可也東南今為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已遠適則姦雄必生窺伺之意則是舉根本之地而棄之而敵人之暴尚未論也五不可也借無姦雄輒生窺伺而苗傅劉正彥竄身東走未知所止彼知六飛之西

則必擣江浙之虛以逞其暴六不可也議者必謂蜀中險固可守臣以謂昔以劉備之才用諸葛亮之佐僅保區區之蜀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地尤而效之未見其利七不可也今日將士皆陜西之人往往或勸陛下為此行以蜀近關陜可圖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為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它日抵蜀潰散而歸豈不危甚八不可也國勢稍弱士卒驕惰各將家屬以自隨北自鎮江西至金陵纔三程之近坦夷之途偶值雨淖疾病疲

羸跬步千里愁歎咨怨相系於道若更冒險遠不即生變决致攜離九不可也或謂幸蜀之議朝論秘密臣以謂巡幸大事實係安危固當博採羣情詢究利害非猶兵事邊機當尚神密此必獻議者亦慮難行欲售其說預防人言十不可也凡此十者利害明甚以陛下英睿豈不盡知但恐陛下急於救焚拯溺不憚險阻姑從其言如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何儻無此議而流言播聞亦

願陛下亟降德音止絶浮議天下幸甚

乞捕飛蝗劄子

臣聞京東京西飛蝗為災上至京師下及淮甸遠邇憂懼恐失有秋盖以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其殺傷之怨薄陰陽之和也昔周宣王遇烖而懼側身修行以致中興天意若警陛下以隆中興之政恭聞淳化三年六月飛蝗蔽天徑西南而去太宗皇帝謂宰相曰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令人馳詣所集處視之是夕大雨尺餘蝗盡殪慶歷四年六月仁宗皇帝謂輔臣曰方歲

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朕默禱上帝願歸咎於朕躬章得象對曰臣不能輔理宣化以致災孽而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上通天意之應伏望聖慈仰體祖宗之德下憫元元之災勝妖以德以弭天變仍勅逐處監司守令檢詳條令併力撲除儻不失有年庶幾軍興之時國用民食不至甚困天下幸甚取進止

措置魔賊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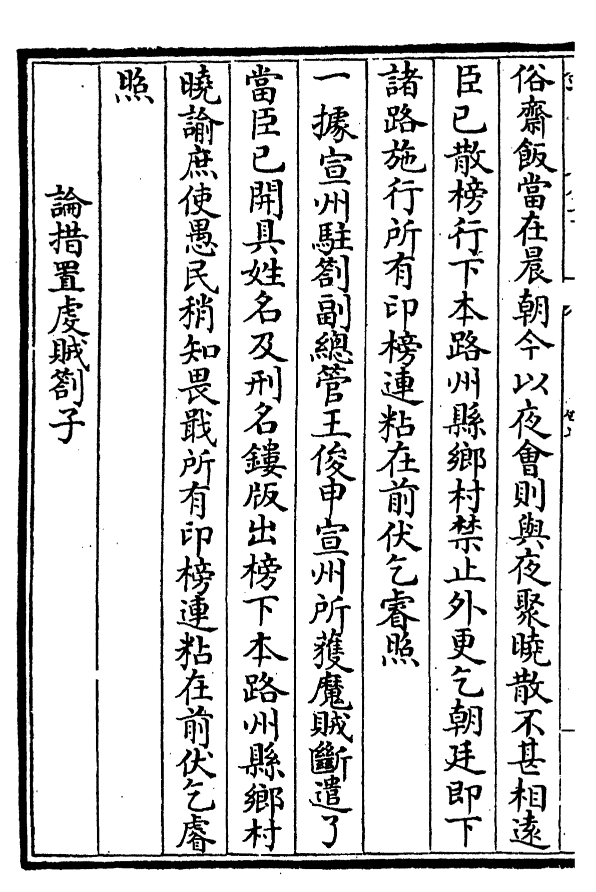
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以宣州涇縣魔賊事奉聖旨

提刑司每月奏並無魔賊顯是不實令臣取問因依仍措置聞奏者臣已即時行下提刑司取問及排日催督未見回報外所有措置一節須至奏禀臣竊見喫菜事魔前後法禁告捕罪賞委曲詳盡不可復加然而所在州軍未能盡革者盖緣田野之間深山窮谷肉食者少往往止喫蔬菜至於事魔之跡則詭祕難察以故事未發作則無非平民州縣雖欲根治却慮未必得實別致騷擾生事因循涵養日復一日及一旦作過則連鄉接

村動至千百必待討殺而後定州縣所以不能禁止於未然也臣今畧措置如後

一喫菜事魔皆有師授要須絶其本根則餘黨自然消散今宣州涇縣根勘魔賊臣即時行下令根問要見當來傳授魔法之人今據宣州申根勘得周三等供通俞一當來係傳授饒州張大翁喫菜臣已節次行下饒州根捉張大翁根勘施行外更乞從朝廷催督施行

一訪問近年鄉村有昏夜聚首素食名曰夜齋契勘僧



俗齋飯當在晨朝今以夜會則與夜聚曉散不甚相遠
臣已散榜行下本路州縣鄉村禁止外更乞朝廷即下
諸路施行所有印榜連粘在前伏乞睿照
一據宣州駐劄副總管王俊申宣州所獲魔賊斷遣了
當臣已開具姓名及刑名鏤版出榜下本路州縣鄉村
曉諭庶使愚民稍知畏戢所有印榜連粘在前伏乞睿
照

論措置虔賊劄子

臣伏見朝廷連年發遣兵將討蕩虔賊宜其稍有懲艾
漸安隴畝近乃復有鍾十四與郭四閑等嘯聚於瑞金
會昌之間往來福州廣東境上江西福建帥司各已遣
兵措置竊縁虔州諸邑之民素名凶悍小有嫌怨便相
讐敵加以兵火之後流離失業民心易揺其間雖有善
良既被侵廹無以自存勢不得已因而從之遂致闔境
之内鮮有良民而又虔之為郡介於閩廣江西三路之
間地形險阻山林深密賊知官兵之至則雲散鳥没無

由追襲官兵一退則又復嘯聚故得遷延歲月而汀梅諸郡歲被侵擾三路備禦未有休息之期今若必欲勦除淨盡則不惟淹久老師費財亦恐其間濫及無辜有傷仁政若因循不治又恐久益滋蔓愈見難圖臣愚欲乞密下江西帥司乘岳飛未回朝廷及大兵見在三路界首凡盜賊所在如可討捕則合兵併力蕩平如或四散藏伏勢難追捕及緣失業嘯聚非其本意者並許從宜招收仍將應干境内曽為頭領人補以名目遣隨大

軍使喚契勘昨來韓世忠宣撫福建應招安到盜賊首領並隨軍前去故一路至今安貼然後

朝廷責委守臣還定安集凡便民利物之事皆許條具

施行庶幾一二年間稍易其俗則三路之民得以安業

上副陛下綏惠遠方之意

貼黄

所有劄子措置捕招虜賊次第如或可採即乞從

朝廷劄下江南西路帥司與見今江西統兵官相

度施行

措置江西善後劄子

臣蒙恩備員帥閫屬江西諸郡久困盜賊臣仰奉聖訓夙夜自勉顧無他才能可以自効惟是竭誠盡公推行德意申嚴賞罰上賴陛下威德所臨向來羣寇次第掃滅十一州軍人粗獲奠居雖吉州等處時有一二十人至三五十人乘夜刼盜一兩家財物尋亦不住捕獲不足上煩聖慮外臣有管見不敢緘默臣契勘本路盜賊雖由風俗獷悍亦縁軍興之後編户死於兵火田廬變

為邱墟復業之餘民無幾賦稅之舊籍散亡省記出於
臨時而縣官不能覈實費出多於平日而貪吏並緣為
姦掊尅實煩人窮思盜所以十餘年間不得休息臣固
不敢以目前粗定便為永寧又況今秋旱傷因以饑饉
深慮向去盜賊復生遂選委屬官遍行都邑延見父老
詢窮利害仍令十一州軍守令條畫消弭盜賊善後之
策往往皆謂州縣所入不償所出葢以著業之民纔三
之一所耕之地亦復如之而上供軍糧和糴等米月樁

準衣等錢和買絹軍器物料之類多是平日所無大半鑿空經畫不過催理積欠暗收苗耗頭會箕斂以塞責而民不勝其獘矣求其無盜不可得也臣固知朝廷財用不足理難減免又復惟念江西之盜久貽宵旰之憂非他路比宜權利害輕重有所罷行若不乘此衰息之時少損經常之賦以寛民力則盜賊根本未能盡除謹以一路官吏士庶所陳利害擇其可行者昧死以聞若下省部勘當則有司出納之吝必不肯為一路分朝廷

建悠久之計也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今開具於後

一民間積欠賦税多是逃絶死亡及貧民下户如逃絶死亡則取辦於税長保正貧民下户則不勝箠撻亦逃亡而後已臣契勘紹興五年分積欠已有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揮除放外今欲乞將本路紹興六年分見欠税租和買特與蠲放

小貼子

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聖旨諸路州縣民户見

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一和買絹名為俵本實與賦稅一同雖有剋除本錢指揮止十之一民間輸納猶為費力近年盜賊縱橫民不安居蠶桑之家往往廢業本路人户皆於他路收買輸納更有頭子市例朱墨勘合脚乘之費及有不中退换則費用尤多民間尤以為害今欲將本路和買絹量與減免候三二年盜賊寧息别聽指揮

一本路收買軍器物料起發數目浩瀚臣竊見自軍興

以來軍器所與諸路作院所造軍器十餘年間數目不少降付諸軍及諸軍又自諸降錢物製造各已備足極有寬剩今欲乞將本路軍器物料權住收買三年内牛皮筋角諸州拘收到自合起發

小貼子

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數内江西今將紹興九年分本路十一州軍合起歳額上供軍器下項物料徑赴轉運司交納發

赴岳飛軍自造軍器鐵甲葉六十九萬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隻生黄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張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兩生羊皮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二張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笴一十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隻翎毛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長四寸八分條鐵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兩一錢二分

一本路旱傷米價目今已騰踊冬春之間必致饑饉今

年户部拋下轉運司和糴米二十五萬石依年例亦係
勸誘均敷人户入中今欲乞權罷本路今年和糴
一本路應副準衣計十萬九千餘匹又為虔州南安軍
不產紬絹亦是餘州應副兩處官兵衣賜謂之虔南紬
絹令南安軍已不起發外虔州紬絹綿係吉州臨江興
國應副各合夏税紬絹裝發不足以官錢收買湊數兵
火之後正税既已不登舊額官錢又已盡充月樁遂至
無從起發紹興二年轉運司遂令於人户内均敷每匹

折夏税脚錢六百一十七文是年行之一路騷然次年户部申明不許科率諸州申乞蠲免則户部又稱朝廷樁充嵗額難議施行自後催科不前往往拖欠户部轉運司督責州縣散遣官吏追呼騷擾百姓無可輸納不免逐時行賂展限民間受弊不可勝言轉為盜賊宜無足怪而起發之數曾不及半臣今欲乞將虔州紬絹行令諸司依舊認發外其餘準依權罷三二年應舊來拖欠悉與蠲除免致州縣舉催以資胥吏之利除已具申

尚書省外伏乞睿照施行

一伏見祖宗以來捕盜之法下有保伍上有廵尉一夫犯盜責在保伍一盜不獲罪加廵尉本路自兵火以來法令廢弛保伍有名而無實廵尉有賞而無罰盜賊所以滋蔓而至於難圖也竊發之初計議結集不過三二人保伍廵尉皆可唾手而縛也保伍既不加察廵尉又不即捕嘯聚遂至猖獗卒遣發大軍招捕招捕之後保伍廵尉所以縱盜之罪未嘗治也今欲乞申嚴保伍廵

尉之法仍令每縣置籍抄上被盜之家與歲月捕獲則朱書其下通判季點提刑按察歲終委帥司取索考覈盜發已獲未獲之數量其多寡遲速而賞罰之

貼黄

臣所具前項畫一外又有諸州軍糧自罷收耗米之後無所從出已嘗具奏乞對上供之數并本路諸州月樁各係立額後來多有不可收樁錢數見蒙朝廷取會並乞早賜檢會施行

論措置民兵利害劄子

臣伏覩近降聖旨措置民兵蓋亦寓兵於農之遺意臣輒有管見利害條具如後

一據戶下有地土五頃以下三頃以上選一名每五頃加一名臣竊謂兼并之家物業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營運鈔物初無田畝坐役鄉里似太優幸理屬未均臣愚欲乞於人戶田畝不及一兵者每加家業一千貫以上出一兵無佃客聽募應格人充每一千貫加一名亦

准田畝分數量免屋稅內經殘破州縣房廊釤物委遭焚掠者有司驗實蠲免

一土地肥瘦不同以中等田為準臣竊謂土地不同或相殊絶如山阪斥鹵與夫魚鼈之地有捐以與人人莫肯售者貧民下戶坐納稅租者葢不少也比之良田百不當一州縣以戶下頃畝數多必須準以中田強之為兵則戶下重困矣臣愚欲乞並以戶下田畝為數如係山阪斥鹵魚鼈之地不堪耕種者不得計數

一據户下地土選擇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堪任教習武藝民兵臣竊謂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讀書應舉或入學校設令一家三人皆應格法有田一十五頃則皆當籍而為兵矣又或父母老疾無人侍養則於人情未安或人材孱弱不任武藝則亦不適於用别無許令佃客充應之法臣愚欲乞令應舉終場父母老疾人材孱弱者許令保任佃客充應

一每選一名與免本户一頃田上夏秋二稅并支移折

變臣竊謂支移折變止謂一頃田數則既免二稅自無支移折變之物若并本户支移折變則害必及於下户盖有田三五頃者多係上户上户免支移折變則州縣所須支移折變之物必取辦於下户矣臣愚欲乞止免一頃田上兩稅或更量加田畝已上如有可採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屯兵江州劄子

臣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據江州申承以北官司次第關

報五月十三日有金人軍馬入東京契勘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户無對江舒蘄州並無人馬防拓竊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支吾申乞差撥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金人觸熱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其意之所屬未易測知要當過為隄防臣契勘行朝所恃以為蕃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東俊駐建康飛駐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張俊宣撫地分朝廷不過令分兵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

敵路保其不能南也萬一敵騎透漏渡淮由光黄舒蘄入江州取饒信衢州而趨行闕如入無人之境其勢甚易臣頃見防秋之際當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順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諸軍劾用使臣劄子

臣訪聞諸軍下劾用使臣數目猥多或請食錢或請驛券耗蠹國用無補事功為將帥者亦非不知其害而無

補也或狃於親舊之私或廹以權要之勢甚者身未嘗到虛寄名籍以資請給今日國用艱窘師出遺衄亦由事藝不精冗食者衆積弊已極理宜銓裁臣愚欲乞將諸軍使臣委御營使司立定格法委統制官親試弓馬如中格法方許收補仍委御營使副抽點按試如有冒濫嚴賜施行取進止

乞修德劄子

臣仰惟祖宗基業埀二百年積累之久圖畫之勞憂勤

恭儉垂訓萬世陛下纂服適際艱難之時歲苦敵人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為敵區今則屬車駐於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職尚未修也二聖留於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問尚未通也九廟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阻遠而松檟失於保護財用窘竭而費出滋廣將士惰驕而無所禀畏加以苗劉之變生於肘腋今雖宵遁而公肆剽掠浙東騷然為患未艾政如虛羸之人病久變生砭劑靡及中外臣子雖痛心疾首莫效救

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怵心未聞經濟之畧今日所恃以苟存者大江之險而已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日不幸至此不過遷謫大臣誅戮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節其所欲至誠不倦則盛德日新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勾踐為吴所敗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卒能報吴衞文公為狄所遷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晩年兵車致十部之衆况於陛下為天之子動静語默上與天通固非臣下所可擬倫儻修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甚難昔盤銘紀成湯之德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加而無已也更望訓飭大臣日以禹惜寸陰之義汲汲措置仍詔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帥守監司條具守江之策以聞擇其可者而亟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論修德劄子

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陜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有德豈有專事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邁古帝王因敢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憑陵中都殘破郡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修賞罰失當亦導諛近習蔽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於累卵賴陛下勃興神器有屬薄海内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於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青

齊淄濰同華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
焚掠雖㴱河涇原仰憑天威連獲勝捷而賊巢河陽猶
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輙亦敗衂夫以陛下留神
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鋭未能成尺寸之
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過患毒未已
而又去冬徂春雨雪過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隂
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頻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
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為主四方萬里之所託命

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
痛憤敵國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
曰無怠無荒四裔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裔咸賓蓋言
德足以服四裔也昔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於旻天負
罪引慝祇事瞽瞍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
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舞非伐
叛之謀壘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者修德故也伏望陛
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效為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

聲色遠佞人容直言恤民隱日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率普雖遠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採納取進止

薦胡世將劄子

臣誤蒙聖恩俾參大政每念眷知之重無補報萬分之一竊見知鎮江府胡世將抱文武兼資之才議論忠實

氣節端介臣頃嘗以世將沈與求薦之陛下悉蒙顯擢當今人材實未易多得仰惟陛下大有為之時如世將者不宜更處遠外欲望睿慈特賜召還載加委任使盡所長庶幾有以協濟中興之業臣不勝大願

薦張嵲等劄子

臣伏見直秘閣知鼎州張嵲器識高遠材術敏明內外踐更皆著成績左承議郎直顯謨閣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學問操履皆有師承練達敏强鮮有可比內外任

使無所不宜左朝散郎提舉廣東市舶姚焯溫厚廉靖強敏踈通棘寺外臺皆著休譽可備錢穀要劇之任欲望聖慈特加采納選擇任使儻不知所薦臣甘繆舉之罰取進止

薦本路人材劄子

臣恭以翠華在外敵騎未退晨夕疚懷嘗念艱難之時每以乏才為歎盖士之奮身殉國不擇劇易而能辦事者不易得也臣備員閫帥閱日稍久頗熟本路官吏之

才能輙冐言一二以備採擇

一右儒林郎本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傅學問不苟識趣亦高持身靖廉論事詳審在帥司五年前後招捕賊盜賛畫之功為多

一左朝散大夫前知建州松溪縣林敏元奉法守公撫民如子嫉惡如讎賦役公平吏不能撓邑内姦盜剪除無餘一邑愛之如親父母

一左承事郎前知南劒州將樂縣吴逵公廉强敏將樂

介於汀邵之間素號難治到官之初羣盜未靖達撫諭
招輯而鋤其不悛者境内大治其後范汝為等侵尋入
境達躬甲冑與民兵誓死捍禦賊不能犯他縣之民皆
趨將樂依之多獲保全
一右朝請大夫前汀州清流縣丞陳吉老清儉明敏士
民悅服州之訟獄婚田久不決者皆乞付吉老而又忠
勇有謀精於弓矢縣有李賢三等作禍及虔賊數窺境
上吉老統率軍民捍禦討殺卒以無事

右前件官皆在本路備著勞績臣與之並無雅素其間亦未識面者然遠近士大夫稱述一詞皆謂實有才能可備繁使若在今日付以一路一州談笑可辦臣忝辱眷知久侍帷幄知而不舉近於蔽賢伏望聖慈更加詢考或賜召見不次擢用必能有布於艱難之時若不如所舉甘俟譴黜取進止

論薦舉揚州守臣劄子

臣近奏疏論列新知揚州俞向尋準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劄與御史臺令限一月公共薦舉揚州守臣一名臣不敢避事已於今月二十一日同兩院公共薦舉三人奏聞恭俟採擇去訖然臣等備員御史以糾官邪為職而薦舉守臣非其職也臣論奏之始固知揚州破殘理難遴擇但以淮南要地而俞向人望太輕或誤朝廷使令內出於私憂外迫於公議不敢循默非有毫髮好惡之心也今令薦舉則臣之所言似未必當朝廷若謂無以易向則臣豈敢固違所言不當則臣豈敢逃罪責之

薦舉理或未安設或他日論及侍從則令薦侍從論及宰執則令薦宰執不惟紊官制侵事權實於國體不能無累伏望聖慈矜察悃愊如臣所言為是特賜施行所言為非特加黜責庶幾好惡明而綱紀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薦王庭秀等劄子

今具下項朝請郎前知筠州王庭秀趣操高明議論純正頃在言路多所建明以疾求郡得知筠州到官未幾

馬進攻城失守得罪宜加技拭録用所長宣教郎知吉州吉安縣宋瀚器局靜深可以任重幹畧强敏可以辦劇服勞州縣未嘗躁競用於今日宜盡所長試加考察必有可用之實前修職郎秘書省正字胡理詞學兼優志尚甚遠昨緣言者謂陳東上書理嘗筆削坐此編置士論寃之雖原赦放還未經敘用陳東已蒙恩襃贈理獨未曾昭雪恬靜有守不肯自言欲望聖慈審察其人稍加擢用

薦余良弼等劄子

其伏見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余良弼識趣廉靜氣節端諒淹徊州縣轗處甚休臣頃帥福州良弼實為州幕凡所建明多體惠民之政若蒙寘之臺閣必能有補治道左奉議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志尚恬靜議論平恕頃年宣諭司薦名賜對改官臣是時備員政府倬止求遠次教授待闕累年今方到任若蒙寘之朝列可以奬厲靜退之士右宣教郎孫邁學問詞采搢紳推

服才能智術州縣踐更備著休稱有可用之實儻蒙聖慈試加考察內外煩劇之任無所不宜臣備員帥藩偶有所見不敢緘默取進止

乞措置丁家洲劄子

臣自到任詢訪本路公私利害大小緩急隨宜施行其大且急者惟江賊出没作禍為往來商賈士庶之患見今府院禁勘賊夥多是江中殺人刼盜蓋緣江流去岸稍遠雖有捕盜官司難於廵察內有丁家洲在池州下

太平州繁昌縣上長八十餘里洲分為二江流出其中及兩旁洲上並無居民去兩岸人家亦逺為從來盜賊盤結之地口岸被賊舟船多是昏夜見無艅伴獨宿乘不備以取之如丁家洲徃徃白晝刼掠每得一舟必盡殺其人取其財沉舟水中官司無從根究於是商賈行上水則自蕪湖結甲而上行下水則自江州湖口結甲而下少者亦須十數舟而後敢行經過此處而或一二舟稍後即遭刼掠前舟回視駭愕而不敢赴救又以被

害舟船不見踪迹則同伴雖欲投訴官司無以驗實或反為己累往往不復陳告州縣無由知之深恐日久為害不細朝廷向來雖於洲上置巡檢閘亦相去闊遠又土兵全闕亦無舟船巡檢既不能誰何賊亦無所忌憚則是置巡檢司有名無實竊見松江諸處見有屯駐水軍若令都統制就近輪差將官統一二百人及船十餘隻於丁家洲駐劄一月一替既奪其巢穴則無從盤結又知大軍屯戍則不逞之輩自然銷弭伏望睿慈詳酌

施行取進止